

## 清代台灣的軍工匠信仰\*

李其霖\*\*

自古以來各行各業皆有信仰神祇，這些神祇有些亦即所謂的「行業神」，人們信仰這些神明，無非是爲了要祈求這些神明保佑他們的工作能夠平安順利，並且讓他們的心靈有所寄託。

軍工匠在清代可以說是一個特別的行業，其並非官方人員，亦非只有民間百姓身份，而是一個半官半民的特殊身份。清代的軍工匠也與當時的各行各業一樣有屬於自己所信仰的神祇，這些神祇的崇拜與他們的行業是息息相關的。本文所闡述的軍工匠，是專指製造水師戰船的工匠，其職責即是製造水師戰船以及採辦軍工木料。<sup>1</sup>文中對軍工匠信仰的探討則是以台灣爲主並兼論廈門地區。會以這兩處地點做爲探討，是因爲這兩地在清代時期所製造的戰船額數是全國最多，因此在這裡的軍工匠比起其他各省之軍工匠要來的特殊及重要，再者，在台灣還可以看到一些屬於軍工匠所留下的行腳，有些地區的碑碣及廟宇的保存還相當的完好。本文即針對軍工匠所信仰的神祇和其寺廟的興建情況做一淺略性的概述。

**關鍵詞：**軍工匠 軍工寮 軍工料館 軍工戰船廠 魯班 媽祖 水仙尊王

---

\* 本文得以順利完稿，要特別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諸多建議，才能使本文減少錯誤；碩士班學弟妹的潤稿，也使本文更加流暢，再此一同致謝。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編按：本文使用圖片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行負責。

<sup>1</sup> 見李其霖撰，《清代台灣之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95-101。

- 一、前言
  - 二、軍工匠的類型
  - 三、軍工匠的主要信仰神祇
  - 四、軍工匠信仰廟宇的分佈
  - 五、結論
- 徵引書目

## 一、前言

台灣的軍工匠組成人員比起中國沿海各地之軍工匠人員要來得複雜，中國沿海各地的軍工匠大致可分為三類，分別為料差、製造戰船匠與軍工伐木匠。台灣軍工匠的組成人員則可分為料差、製造戰船匠、軍工伐木匠以及護衛工匠<sup>2</sup>。台灣軍工匠之組成份子會比起中國沿海來的複雜，則是因為在台灣要取得木料極為不易，因此必須要有更多的人員來辦理修造戰船事宜。<sup>3</sup>在台灣製造戰船的料差與護衛工匠，因為他們去留頻繁，以及工作地點

---

<sup>2</sup> 李其霖，《清代台灣之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頁 85-95。

<sup>3</sup> 在台灣修造戰船的軍工木料，其龍骨所需木料則是由福建內地供給，其他船身小料則至台灣山區伐採，而台灣山區在當時是原住民(生番)的活動範圍，清政府在這些區域尚無法有效的掌控，所以軍工匠進入原住民的活動範圍，有時會遭受到原住民的襲擊，因此官方即派出護衛工匠來保護這些軍工匠。這些護衛工匠則是由當地的平埔族人來擔任。

較不明確<sup>4</sup>，因此這兩類的軍工匠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信仰中心，所以亦就沒有特別的信仰神祇。至此，本文即針對有信仰中心及信仰神祇的軍工伐木匠與軍工造船匠進行敘述。

雖然可以得知軍工匠的各種類型，但台灣的軍工匠分佈遍及台灣各地，因此要完整的調查出他們的所在地點實有其困難性，本文亦只能從文獻資料及碑碣方面來探討軍工匠的信仰問題。因此，希冀由本文的初淺探討，能讓更多的軍工匠資料能夠再度呈現出來。

## 二、軍工匠的類型

### （一）軍工伐木匠

軍工伐木匠是由官方委派的民間百姓，稱之為「軍工匠首」，軍工匠首再自行尋覓軍工小匠自成一軍工團隊進行林木採伐工作。軍工小匠則直接由軍工匠首節制，官方並不干預軍工小匠人員的來源以及他們的工作情況。換言之，直接向官方負責的是軍工匠首，而不是軍工小匠。

軍工伐木匠是一般的老百姓所以也就不具有兵勇的身份，但軍工匠首的任命則由台灣道遴選派任，他們採辦軍工木料是屬於

---

<sup>4</sup> 料差是官府差役，其職責主要有兩項，一為傳達政令，告知軍工匠首採辦木料的額數；二為至福建內山買辦木料。護衛工匠則是一臨時組成的團體，沒有特定的人員也沒有特定的工作場所，其屬於一勞役性的工作。因為這兩種軍工匠人員，其工作不是一個常態性工作，也沒有特定人員參與，所以即沒有衍生出立廟信仰的情況。

官修性質，<sup>5</sup>通常，軍工匠首則是由具有資本的人擔任，屬於包工性質。<sup>6</sup>但這些軍工匠首每次僅領取伐木銀官價纔十餘兩，尙不足支一日之費。<sup>7</sup>所以軍工匠首替朝廷承辦這些業務是屬於賠本生意，但因賠本生意沒人做，爲何軍工匠首的頭銜大家還是搶著做，那是因爲朝廷給予他們販賣樟腦的權力，可讓他們從中獲得利益。如淡水軍工匠首金和合<sup>8</sup>說：「……伊辦軍工料件，全賴樟棹出息，以補斧鋸之資，所有樟棹出口，官局抽分，軍以照抽……」。<sup>9</sup>由此可見軍工之利不在伐木，而是在樟腦。

台灣軍工匠開始入山砍木的時間最早應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因爲在此時福建省的戰船已委由臺灣道督辦，如黃叔璥所著之《臺海使槎錄》所載：「……康熙三十四年（1695），改

<sup>5</sup> 軍工匠入山採辦軍工木料，因是由臺灣道遴選派任，所以是屬於官辦民營的官修性質。

<sup>6</sup> 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124。

<sup>7</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108。

<sup>8</sup> 台灣的軍工匠首名號，有些是使用商號名稱去申請，這些使用商號申請的軍工匠首以北部淡水廳地區為最多，南部地區幾乎無所見，而使用商號申請者如光緒年間淡水廳的金和合、金振源等都是淡水開港後的軍工匠，這「金」字開頭的商號也是台灣地區慣用的商號命名方式。使用個人名字申請者如康熙年間淡水地區的黄世恭、乾隆年間瑯嶠陳元品、陳君謨、乾隆年間彰化縣的曾文琬等。換言之，從資料上顯示，道光以前的軍工匠首名號，大部分都以個人名義申請，道光以後，則是以「金」字號來命名（咸豐、同治兩朝因內、外部戰亂頻密，戰船的製造遂而停頓，因此在此時間是否有新的軍工匠首申請伐木則有待繼續考證，但在光緒五年即有金和合軍工匠首，這顯示其亦可能是在咸豐、同治兩朝所申請，所以本文暫以道光朝做一分界）。

<sup>9</sup>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淡新檔案》（行政篇：建設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1），頁358。

歸通省內地州縣，其尚可修者而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迨按糧議派，臺府三縣亦分修數船……」。<sup>10</sup>由此可見，台灣既然已分修戰船，自然要採辦軍工木料，而採辦木料又非軍工匠不可，所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應該就是軍工匠採辦及砍伐木料之濫觴。台灣軍工匠採伐木料的結束之期，則在同治十一年（1872），這可從沈葆楨之〈遵議船政萬難停止疏〉中看出，其內容載：「……臺灣曾委員採辦樟木，嗣後洋人踵行，亦於前年停止……。」<sup>11</sup>等語。所以軍工匠的採辦軍料應在同治十一年（1872）結束。故軍工匠的入山採辦軍工木料，從康熙三十四年（1695）開始至同治十一年（1872）結束，一共歷經了一百七十七年。

軍工匠雖然獲准可以自由出入內山採辦木料，但每次應採辦的軍工木料也有一定的規定，以淡水廳為例，如軍工匠首金和合稱：「……他充當道憲匠首，年應製軍料三十二船運廠，以備戰艦之需，□（賴）樟棹出息，以補斧鋸之資……」。<sup>12</sup>金和合每年需採辦三十二船之軍工木料，但朝廷給予他的工資根本不足，所以朝廷才給予軍工匠首販賣樟腦的權力，從這之中所得的利益正可來彌補斧鋸及工資的費用。此種情況久而久之會產生許多的弊端，台灣道丁曰健就認為：

匠首承辦料物，由各船運廠，向來於差役中點派；有應交

<sup>10</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同治十一年文，頁 36。

<sup>11</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35。

<sup>12</sup>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淡新檔案》（行政篇：建設類），頁 359。

公費，亦為廠中工需津貼。如恐其屬民而裁革之，則採伐料物無所責成，或土棍影射滋擾，為害更甚。然官有餘資，民少困窮，亦利弊參半；而久則有弊無利矣。<sup>13</sup>

這種由官辦民營的合作模式，看在官方眼中，似乎是有所不妥的，因為官方無法確實掌握到軍工匠人所採伐完成的木料額數，而軍工匠人為貪圖其他利益，<sup>14</sup>往往會延誤採辦木料，因此官方即會要求軍工匠首必須要悉心採辦，如果在規定時間內，沒有採辦完成應有的木料，官方的監督機構是有權撤換軍工匠首的，如署淡水廳同知張傳敬，就察看到屬於淡水地區的軍工匠首金彬合，在辦理木料工作時不認真，以致船艦製造必須停業，所以才另舉金榮昌來接任辦理軍工業務。<sup>15</sup>金彬合會被撤換是因為其玩匠刁難，不遵官員約束，並勾結奸民私砍樟木、私煎樟腦圖利，所以才會遭到撤銷軍工匠首資格。由此事件可得知，擔任軍工匠首並不是百年大業，一旦違反朝廷規定，軍工匠首的資格隨時都會不保的。

## （二）製造戰船匠

製造戰船匠即是在軍工戰船廠修護戰船的軍工匠，製造戰船的工匠除了少部分是由聘僱的船匠擔任外，其大部分皆由兵勇兼任，所以這些造船匠絕大部分也都具有兵勇的身份。他們的工作除了修造戰船外，也必需擔任洋面巡防以及軍工哨兵的查緝任

<sup>13</sup>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289-290。

<sup>14</sup> 軍工匠的利益除了樟腦外，私墾、抽籐吊鹿等亦是他們的額外利益。

<sup>15</sup>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淡新檔案》（行政篇：建設類），頁363。

務。製造戰船匠也是所有的軍工匠中存在最久的軍工匠，因為在木料不再採辦之時，軍工戰船廠還是必須執行修補戰船的任務，兵勇也一樣要巡防海疆，所以製造戰船匠還是繼續存在，只是他們的工作由製造戰船轉變為修護戰船。

台灣的軍工戰船製造，本由台灣道派出軍工匠人在軍工戰船廠興建戰船，但自從徐宗幹接任台灣道之後，即建議將部分的戰船委由該駛駕的營弁來自行督修，但修船所需的木料還是由台灣道來支應，如其在〈請變通船政書(一)〉中就建議：

台灣鎮督飭水師將備各歸各營領價承修，勒限報驗。其料物仍由道廠支給，照例價於領項內扣收。臺協各營即在道廠興辦，由營員經理；澎湖、艋舺各營，由該營將官督修，責成該廳據實查報，或由鎮委員驗收，既免駕廠之遲逾，又無領駕之周折。<sup>16</sup>

此項將部分的戰船委由駕駛之營弁督造的建議是否實行，在史料上並無記載，因此該項建議應該是沒有被採納的。徐宗幹會如此的建議也是有其道理的，因為按照當時修造戰船的情況，軍工道廠及軍工府廠根本無法如期製造及修補戰船，所以到了戰船修補之時，大量等待修補之戰船皆擱置於軍工戰船廠外的海埔地，任其日曬雨淋，這使得戰船的毀損更為嚴重，所以遂建議將部分的戰船委由各該管營弁自行修護，以化解軍工道廠及軍工府廠無法按時興建之責。

製造戰船匠除了修造戰船及巡防海疆外，他們也必須清點剩

<sup>16</sup>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4），頁 77。

餘的木料，將製造剩餘的木料轉賣，做為修造戰船的費用。變賣剩餘之軍工木料的工作，本委由民間之小廠戶販賣，但有一些不肖之鋪戶，竟然混以私料販賣圖利，因此台灣道即下令，嚴禁鋪戶售賣軍工用餘物料不得雜以私貨，并恩准漁船得以就近隨時修補，其他修補船身等之應用物料得以向小船戶購買。<sup>17</sup>這種販賣私貨圖利之事，不僅鋪戶如此，連軍工伐木匠、料差以及製造戰船匠皆如此。因此早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就覆准修造戰船物料，令布政使驗視發造。<sup>18</sup>但台灣當時並未設置布政使，福建布政使也並不駐紮於台灣，因此這項條規對台灣來講就無約束力。所以軍工匠圖利之事，正如張莢所說：一條船估修的時候，對於用料自然要從寬計算，但在施工的時候，自不免要偷工減料，於是存留的木料愈積愈多，而這些多餘的木料又歸這些軍工匠所有，所以販賣木料所得之利，即成了軍工匠人的「外快」。<sup>19</sup>也因此種方式有利可圖，遂也成爲一項嚴重的弊端。

### 三、軍工匠的主要信仰神祇

軍工匠信仰神祇最主要可分爲四種，分別爲魯班公、媽祖、水仙尊王及福德正神，這之中軍工伐木匠信奉的是魯班公及福德正神，製造戰船匠及至福建採辦軍料的料差則是信奉媽祖以及水仙尊王。會有如此信仰不同的分別是因為他們的職司不同，因此

<sup>17</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恩憲大人示諭碑記〉，《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嘉慶四年立碑，頁435。

<sup>18</sup> 托津，《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頁6566。

<sup>19</sup> 張莢，《清代臺灣民變史研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73。

在信仰上也就分別有不同的信仰神祇。但不管他們信奉何種神祇，其共同的目的都是在祈求神明保佑他們的工作能平安順利。

### （一）魯班公

魯班姓公輸，字依智，魯之賢，勝路東平村人也，其父諱賢，母吳氏，師生於魯定公三年甲戌五月初七日。<sup>20</sup>魯班因出生於春秋時期，而其名為公輸，因此又稱公輸子。如《孟子》中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sup>21</sup>另在《墨子》中載：「……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sup>22</sup>《呂氏春秋》中亦載：「……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以為攻宋之械矣……」，<sup>23</sup>文中均稱其為公輸般。再者，因公輸依智是魯國人，因此後人也稱其為魯班。魯班在春秋時期發明了石磨、雲梯等器物，木雕業、鋸木業等與木材相關的行業皆信仰魯班公，所以工匠皆視其為工匠之始祖，並將魯班奉為工匠之仙師。魯班死後工匠為了彰顯他的能工巧手，因此為他立廟供奉。工匠們也都尊稱他為魯班仙師、公輸仙師、巧聖仙師、魯班爺、魯班聖祖等。<sup>24</sup>爾後，魯班就成了工匠的信仰神祇。然亦有學者認為公輸般與魯班

<sup>20</sup> 午榮、章嚴，《新鑄工師雕斲正式魯班木經匠家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879 冊），頁 83。

<sup>21</sup> 孟子著，趙岐注，《孟子注疏》（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95 冊），頁 157。

<sup>22</sup> 墨翟，《墨子》（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48 冊），頁 22。

<sup>23</sup> 呂不韋修，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48 冊），頁 467。

<sup>24</sup> 李喬，《中國行業神》上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6），頁 10。

本有二人矣，<sup>25</sup>魯班與公輸般是否為同一人或為不同的兩人，這並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但一般的善男信女還是以魯班公之尊稱為多。

在明代初年，木工等建築工匠已有廟祀魯班的活動。明代編纂的木匠經典《魯班經匠家鏡》卷一〈魯班先師流源〉即有記載此類活動。<sup>26</sup>在台灣專祀魯班公的廟宇並不多見，據筆者目前所調查只有位於台中縣東勢鎮的巧聖仙師廟、高雄縣鳳山市的精妙宮與花蓮縣吉安鄉的聖能宮三座。其中則以東勢鎮的巧聖仙師廟最具規模，時代也最久遠，同時，巧聖仙師廟也是與清代軍工匠有直接關係的廟宇，而位於花蓮縣吉安鄉的聖能宮，則是於民國四十六年左右自巧聖仙師廟分靈至此供奉。<sup>27</sup>在精妙宮方面則未見與軍工匠有任何的直接關係。

## （二）媽祖

媽祖信仰在中國社會中由來已久，也是中國沿海地區民眾最重要的信仰神祇之一，在這之中又以福建沿海之閩南各地、以及台灣地區的信徒最為熱絡，因為這些地方的居民，大部份賴以海洋為生，而媽祖又出生於福建地區，因此媽祖信仰亦即在福建地區及台灣地區成為重要的信仰神祇，在台灣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

<sup>25</sup> 鍾華操，《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頁 265；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 778。

<sup>26</sup> 李喬，《中國行業神》上卷，頁 2；午榮，《新鑄工師雕斲正式魯班木經匠家鏡》，頁 83。

<sup>27</sup> 姚誠，《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127。

日，各地皆有各種祭祀媽祖誕辰的活動，其中又以大甲媽祖的繞境活動最具規模。

軍工匠的工作因為是製造水師戰船，因此與海洋亦有間接的關係，所有的軍工匠之中，又以軍工造船匠與媽祖最具有直接的關係，因為他們有兵勇的身份，所以有時候也必須擔任巡防海洋的任務，因此，媽祖是他們不可或缺的信仰神祇。這可從福建所屬的每艘戰船上都設有媽祖龕<sup>28</sup>的情況來看<sup>29</sup>，軍工匠與媽祖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媽祖的生平事跡各有所載，在清代的台灣地方志中皆有詳細的記載，如在《重修鳳山縣志》<sup>30</sup>中就有詳細的敘述，這也是清代對媽祖的概略敘述。其他有關近人對媽祖之研究亦非常的豐富，<sup>31</sup>也都有詳細的討論。媽祖信仰從宋朝至今，一直在中國東

---

<sup>28</sup> 媽祖龕為供奉媽祖神像的櫥櫃，在福建所屬的戰船上，都有媽祖龕的設置。在《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上之製造每艘戰船的材料上，都有媽祖龕用材的名目。

<sup>29</sup> 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47、80、110、140等。

<sup>30</sup>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50-151，載：「天后（媽祖），莆田湄洲嶼人，宋都巡檢林愿女，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誕。從幼能知休咎，布席海上濟人；人稱神女。雍熙四年九月九日昇化（或云二月十九日），年二十有八。厥後人常見其衣朱衣，飛騰海上；因建廟祀之，且並祀於其鄉之地名紅螺者……。」。

<sup>31</sup> 近人對媽祖的研究有石萬壽，《台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2000）；石萬壽，〈明清以前媽祖信仰的演變〉，《臺灣文獻》，40：2（臺北，1989.06），頁16；蔡相輝，《台灣的王爺與媽祖》（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頁120-124、〈近百年來媽祖研究概況〉，《臺北文獻》，直字第152期（臺北，2005.06）；另外有關媽祖的褒封、詔

南沿海流傳著，歷朝各代也不斷的對媽祖加以冊封，<sup>32</sup>這使得媽祖的地位更加崇高。而媽祖的信仰又以福建最為熱絡，這與其出生地在福建亦有很大的關係。根據道光《福建省通志》所載，福建省的媽祖廟共有八十一座。<sup>33</sup>但這也只是官方的統計資料，確

誥、神蹟等事跡，可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天妃顯聖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sup>32</sup> 1123年（北宋徽宗宣和五年），給事中路允迪出使高麗，船舶行駛中遇到颱風，在千鈞一髮之際，神降臨於檣，眾人才能安然無恙。路允迪回京後奏報媽祖恩澤，因此皇帝賜匾「順濟」，這也是官方最早對媽祖的正式褒揚。1155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封「崇福夫人」；1190年（南宋光宗紹熙元年）封「靈惠妃」；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封「護國明普天妃」；1409年（明成祖永樂七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封「天后」；1726年（清雍正四年）賜「神昭海表」匾額，並封媽祖為「天上聖母」；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又賜「錫福安瀾」匾額，並下令江海各省皆需建廟奉祀；1757年（清乾隆二年）加封「福佑群生」；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將封號天妃改為天后，並再加封「誠孚」。至此，媽祖的全封號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生誠孚天后」。關於對媽祖的冊封可參閱增田福太郎，《台灣の宗教》（臺北：南天出版社，1996），頁164-167。另據陳國棟老師的研究，其整理自《續琉球國志略》、《高宗純皇帝實錄》、「內閣大庫檔案」、《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等資料發現，媽祖之稱「天后」，早於乾隆二年若干年，說不定在康熙二十三時真的就已經核准，只是不知何故，此一稱謂並未普遍地為臣民所知曉、所採用。其內容請參見陳國棟，〈談齊鯤、費錫章《續琉球國志略》的寫本與擺印本〉，收錄於「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5年12月。

<sup>33</sup> 《福建省通志》載：天后廟在興化府有五座，泉州府、漳州府各有九座，福州府有十座，福寧府、汀州府各有八座，建寧府七座，延平府六座，邵武府四座，永春州、龍巖州各三座，福建省內地共有八十一座，散佈於清代福建內地五十八縣中的五十六縣，而省志所未載奉祀媽祖的縣份，只有漳州府的平和縣，以及福寧府的壽寧縣。見石萬壽，〈明清以前媽祖信仰的演變〉，頁16。另在昭和九年（1934），日本官方的調查，台灣的媽祖廟共有335座。見增田福太郎，《台灣の宗

切的媽祖廟數目應該是遠超過這個數量的。而在臺灣的媽祖信仰及廟宇，則更遍佈了大小村落，崇拜程度則更勝於福建內地。

軍工匠人會以媽祖為信仰中心，這與他們的工作有很大的關係，軍工匠之中以料差及造船匠<sup>34</sup>與海洋最有直接的關係，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在海上活動。所以也與一般的漁民相同，以媽祖為其信仰的中心。軍工匠與媽祖信仰到底有多大的關係呢？這可從軍工道廠中所興建的天后宮看出一些端倪。從蔣元樞所興建的軍工道廠圖說中（圖 1），即可看到軍工道廠右側亦興建一座天后宮，而天后宮正是祀奉媽祖，另外從《鼎建臺澎軍工廠碑記》中的碑文也可看出，其內容記載：「……周樹木柵，并修葺天后宮及風神、潮神、輪般各廟，均於軍工相維繫者，塗墍丹雘，聿新其舊，所以揭虔妥靈也……」。<sup>35</sup>由此可知媽祖與軍工廠是相互維繫的，沒有媽祖的庇佑，軍工匠則是無法得到心靈的寄託，從這裡也顯示出軍工戰船廠對媽祖信仰的重視度，否則台灣道台也不用花錢在軍工道廠內興建天后宮。然而不只軍工道廠內有天后宮的設置，連在軍工道廠的外圍也有媽祖廟的新建，而且這些廟宇又與軍工匠有很密切的關係。

---

教》，頁 14。1959 年台灣文獻委員會的調查，媽祖廟已增加至 383 座。見林衡道，《臺灣歷史民俗》（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01），頁 114。

<sup>34</sup> 料差必須到福建內地採辦木料，再將木料運送至軍工戰船廠，這之中大部分時間都必須在海上渡過；造船匠因又具備兵勇的身份，所以海上的巡防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料差及造船匠與媽祖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因此在戰船上及軍工廠內都有媽祖神像的供奉。

<sup>35</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104。



圖 1 鼎建臺郡軍工廠圖說，乾隆四十三年（1778）臺灣知府蔣元樞進呈紙本彩繪，國家圖書館藏。

### （三）水仙尊王

水仙尊王原為河神，爾後亦與龍王、媽祖等諸神被民間奉以海神稱。水仙尊王又稱為水仙王，是中國東南沿海之民眾、船夫所供奉的神祇，台灣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現今澎湖媽宮澳內的渡船頭，創建水仙宮，供奉水仙尊王，這也是台灣最早的水仙尊王廟。廈門的軍工戰船廠旁也同樣有水仙宮的設置，但現今已廢。水仙宮內所祀奉的水仙尊王，計有大禹、伍員（伍子胥）、屈原、項羽、魯班。<sup>36</sup>這座水仙廟是由駐紮在澎湖的右營遊擊薛奎所建。<sup>37</sup>另外，三級古蹟台南水仙宮建於康熙五十七年（1715），

<sup>36</sup> 魏淑貞編，《台灣廟宇文化大系》（一）天地諸神卷（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頁 144。

<sup>37</sup> 陳文達，《臺灣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216；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178。

主祀大禹，配以伍員、屈原、王勃、李白，合稱五水仙。<sup>38</sup>《重修臺灣縣志》中如此載道：

按鷓夷之浮，汨羅之沈，忠魂千古；王勃省親交趾，溺於南海，歿而為神；雖李白表墓謝山，前人經訂采石之訛，第騎鯨仙去，其說習傳久矣。今海舶或遭狂颶，危不可保，時有划水仙一法，靈感不可思議。其法：在船諸人，各披髮蹲舷間，執食箸作撥棹勢，假口為鈺鼓聲，如五日競渡狀。雖檣傾柁折，亦可破浪穿風，疾飛倚岸，屢有徵驗；非甚危急，不敢輕試云。<sup>39</sup>

從這兩座水仙廟中可看出此兩座廟所供奉的水神不盡然相同，但基本上大禹、伍員、屈原是水仙廟常祭祀的主神。如郁永河在〈海上紀略〉中提及：「……水仙王者，洋中之神，莫詳姓氏。或曰：帝禹、伍相、三閭大夫；划水仙者，洋中危急不得近岸之所為也……」。<sup>40</sup>由此可見，大禹、伍員及屈原是一般大眾所祭祀的水仙尊王，而一般都是以大禹為主祀神祇。

台灣與廈門的軍工匠也都有供奉水仙王，除了在陸上供奉外，在海上遇到危機時亦有划水仙的舉動。在廈門的軍工戰船廠旁即有水仙宮，但因環境變遷，現已不復見，所以並無法在當地找到相關的史料。台灣方面雖在軍工戰船廠旁無設置水仙宮，但軍工匠對水仙王的尊崇則是絲毫不變的。

<sup>38</sup> 周宗賢，《臺閩地區古蹟價值之研究》（臺北：內政部印行，1998），頁 404。

<sup>39</sup>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 178。

<sup>40</sup> 郁永河，〈海上紀略〉，《裨海紀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60-61。

#### (四) 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俗稱土地公，亦稱后土<sup>41</sup>、伯公、土神、社神等。民間普遍供奉土地公，乃是出於古代敬天敬地的習俗。在古代，天子必須為百姓立廟祭祀，這即是所謂的「……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sup>42</sup>這裡的社，即是土地公廟。土地公是土地的守護神，其統馭的區域無所不包，舉凡城市、鄉村、民宅、田野、墳場等都得祀奉土地公，所謂：「田頭田尾土地公」。土地公是否真有其人，民間傳說紛紜，是唐堯時期的風福、周武王時期的張福德或者是還有其他人，本文在此不再多做討論，但在台灣地區的道教廟宇，大部分都一定也供奉土地公的，土地公也就成了主要的陪祀之神。

### 四、軍工匠信仰廟宇的分佈

軍工匠信仰廟宇的分佈與軍工匠的工作地點是相對的，換言之，軍工匠信仰的廟宇地點是分佈在軍工戰船廠、軍工料館與軍工寮附近，因為這三個地區是軍工匠人員出沒最頻繁，也是聚集最多的場所，而也唯有這三個場所附近也才有軍工匠的信仰廟

<sup>41</sup> 〈月令〉，《禮記》載：「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見鄭玄撰，《禮記注疏》（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5 冊），頁 350；《春秋左傳注疏》亦載：「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見左丘明撰，杜預注，《春秋左傳注疏》（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44 冊），頁 513。這裡的后土即指土地神，這也是文獻中最早對后土的形容。

<sup>42</sup> 〈祭法〉，《禮記》。見鄭玄撰，《禮記注疏》，頁 258。

字。在清代時期，無論是台灣或者是廈門，也都有軍工匠所尊崇的廟宇，本部分從廈門及台灣兩地來討論。

### （一）在廈門方面

清代在福建省（不包括台灣府）本有三座軍工戰船廠<sup>43</sup>，但因時代久遠以及環境的變遷，至今筆者也只能尋覓到廈門的軍工戰船廠。廈門的軍工戰船廠是於雍正七年（1729）被清廷議准設立的，其將福建省金門、海壇二鎮戰船另於泉州設廠興造，<sup>44</sup>因此泉州即成爲福建省轄內的第三座軍工戰船廠。但在泉州戰船廠未設置之前，福州廠的一些戰船就已經在泉州興造，但此時的泉廠並不是體制下的軍工戰船廠，泉廠只是福廠的分廠。然福州分廠位於泉州何處，尙無直接史料可供佐證，因此確切的造船地點亦無從得知。爾後泉廠移往廈門的原因是因爲，興泉永道衙早就於雍正五年（1727）移駐廈門。<sup>45</sup>因此興泉永道台要到不是他的駐紮地去督造戰船，路途的遙遠使得在監督方面造成了極大的困擾。乾隆元年（1736），閩浙總督郝玉麟在瞭解此一情況之後，遂奏請於興泉永道台所駐防的廈門地方建造新的軍工廠，所以泉廠在此時就在廈門重設，也就是現在的廈廠。<sup>46</sup>據《廈門志》的記載，廈門當地前後建有兩座軍工廠：

軍工戰船廠，前在廈門水仙宮右、至媽祖宮後止，泉州府承修時所設，後改歸汀漳道，遂廢，居民私蓋屋寮，乾隆

<sup>43</sup> 福建的三座軍工戰船廠分別設置在福州市、廈門市以及漳州市。

<sup>44</sup> 崑崗，《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 936，工部 75，船政，頁 739。

<sup>45</sup> 周凱，《廈門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46。

<sup>46</sup> 周凱，《廈門志》，頁 153-154。

五年，復設於媽祖宮之東，南臨海，北臨港；東西四十丈、南北十五丈，蓋造官廳三間、護房六間、廠屋四間、廚房一間，左右前後圍以籬笆。<sup>47</sup>

由此可見雍正七年（1729）所增設的軍工廠並不是後期的軍工廠，而是位於廈門水仙宮右至媽祖廟的軍工戰船廠，其位置大約位於現在廈門市之思明南路、鎮海路、晨光路及同文路之中（現今廈門市和平碼頭一帶），但如今的廈門軍工廠已難尋原來之貌了。廈門軍工戰船廠旁的水仙宮，據《廈門地志》載，其興建於明代，但確切時間則不可考，而此間水仙宮所供奉的水仙王分別為大禹、伍子胥、屈原、公輸子及楚霸王。<sup>48</sup>從這水仙宮也供奉公輸子的情況來看，這水仙宮與軍工匠是非常密切的，但如今水仙宮已廢，所以並無法證明其與軍工匠的關係到達何種程度。但媽祖宮<sup>49</sup>（如圖 2、3）如今還被保留下來，但已不是當時的規模了。廈門媽祖宮位於廈門軍工戰船廠旁，根據廟方人員敘述，媽祖宮以前是工匠、水手聚集之處，但因年久失修，廟地原址又新建住宅區，因此將媽祖宮之媽祖移往二樓供奉。也因為媽祖宮拆遷多次，所以沒有遺留下任何的匾額、碑誌之類的文物。因此無法瞭解其與軍工戰船廠的關係有多密切，但從附近只有此間媽祖廟的情形看來，媽祖宮應與軍工戰船廠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sup>47</sup> 周凱，《廈門志》，頁 154。

<sup>48</sup> 陳嘉平、張聰慧、方文圖編著，《廈門地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5），頁 106。

<sup>49</sup> 廈門媽祖宮地址為現今廈門市晨光路 52 號。媽祖宮的廟宇規模極為狹小，地處住宅區之二樓，找尋極為不易。



圖 2 廈門軍工戰船廠旁之媽祖宮，李其霖攝，攝於 2001 年 8 月 1 日。



圖 3 兩建築物之巷弄內為媽祖宮，李其霖攝，攝於 2001 年 8 月 1 日。

雖然不能直接證明水仙宮以及媽祖宮即為當時的軍工匠人所蓋，或者是他們的活動地點以及信仰中心，但以軍工戰船廠在這兩座廟之旁，即可推斷這兩座廟宇與軍工匠是有密切關係的。

## （二）在台灣方面

台灣的軍工匠信仰因其職司不同，其信仰神祇亦迥異，如軍工伐木匠即有信奉魯班公及福德正神的情形，其廟宇的設置地點則是在軍工寮附近，這以東勢軍工寮的巧聖仙師廟最具代表；另在車城附近的軍工寮附近亦建有福安宮。在軍工戰船廠與軍工料館工作的軍工匠則是供奉媽祖，如艋舺軍工料館旁則是興建了啓天宮，俗稱為「料館媽祖廟」；枋寮的軍工料館附近則是建有德興宮；台南的軍工戰船廠旁則興建有媽祖樓以及金安宮，另外在軍工戰船廠內也同樣設置有天后宮。值得一提的是在軍工戰船廠附近的普濟殿以及彌陀寺，在這些廟宇重新整修時也都有軍工戰船廠及軍工匠首來捐助。

### 1 在軍工料館處

軍工料館的設置，是為存放由軍工寮採辦完成的軍工木料，然後再統籌整理木料再運往軍工戰船廠建造戰船，所以軍工料館不但有存放軍工木料的功能，也是木料裁剪之地。軍工料館亦稱為「軍廠」<sup>50</sup>，是軍工戰船木料暫時存放之所。《臺灣紀事》中記載：臺郡修造戰艦所需木料，歲由匠首配運，輸之官廠，不能無

<sup>50</sup> 軍工料館是一般民間的通稱，官方稱軍工料館為軍工廠，是為存放軍工木料之處，《重修鳳山縣志》中記載，「軍廠」在縣治東南六十里枋寮街購料造船軍匠屯聚之所。參見王瑛曾修，《重修鳳山縣志》，卷七，頁192。

需於樟木，為燒樟腦太多，則巨樟損剝必多，有誤辦公，故稅館曰「軍工料館」。<sup>51</sup>軍工匠從軍工寮所採辦的木料，都必須運往軍工料館存放，並依照軍工戰船廠所需的木料大小製成送交，一旦軍工戰船廠極需木料之時，就可直接由軍工料館運往，因此可以將軍工料館當成是軍工木料的轉運站。

清代在台灣最主要有南北兩個軍工料館，分別是淡水廳所屬之艋舺料館以及鳳山縣所屬之瑯嶠料館。北部的軍工料館設置位置如《淡水廳志稿》中所載：「……北部軍工料館以艋舺為最大，所以運載木料之船皆停於艋舺澳……」<sup>52</sup>、《淡水廳志》亦載：「淡、彰出產樟木，向歸艋舺料館收買」。<sup>53</sup>而南部的軍工廠<sup>54</sup>則在枋寮口。<sup>55</sup>從《淡水廳志稿》中可看出，似乎北部地方不止一間軍工料館，艋舺軍工料館只是北部地區最大的而已。這也可以從《淡新檔案》中知悉，其載，中港料館金泰成記<sup>56</sup>等字樣。雖然如此，但艋舺料館應是北部地方最大，也是最為重要的料館。另外因臺灣的軍工木料也有在福建採辦的情況，因此軍工戰船廠在福州、廈門地方也設置有軍工料館。如姚瑩所述：「……臺廠於省城及廈門皆設有料館，專派丁胥工役，長年採辦，轉運工費浩繁，所用不得其人，選採即難得力……」。<sup>57</sup>可見由臺灣廠所管轄的軍工

<sup>51</sup> 吳子光，《臺灣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14。

<sup>52</sup>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11。

<sup>53</sup>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114。

<sup>54</sup> 此軍工廠即指軍工料館。

<sup>55</sup>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9。

<sup>56</sup>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淡新檔案》（行政篇：建設類），頁370。

<sup>57</sup> 姚瑩，《中復堂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178-179。

料館，至少有四處。

北部艋舺的軍工料館位於現在的那個地方，則沒有確切的史料可供佐證，但依據「料館媽祖廟」<sup>58</sup>（圖4）的位置判斷，軍工料館的設置地點應與料館媽祖廟相近。雖然不能證明料館媽祖廟的興建與軍工匠有直接的關係，但其廟名為料館即代表了其與軍工料館有密切的關係。料館媽祖廟大約是在道光、咸豐年間創建，建廟現址在當時的艋舺大溪口（淡水河第一水門）附近。當地是木材集散中心，大陸運來的福州杉，及三峽、木柵山區所砍伐的軍工木料也都存放於此，而在艋舺附近的船隻也都在料館口街靠岸並裝卸木材。<sup>59</sup>可見當時的軍工料館位於此處是毋須置疑的。

料館媽祖廟正殿所供奉的主神為媽祖，因此在此地負責運送軍工木料的軍工匠與在此剪裁木料的軍工匠即以媽祖為他們的信仰中心。另外從料館媽祖廟興建的時間來看，也可得知北部的軍工料館設置時間應是比中、南部要來的晚的，這也與軍工寮由南向北移動不謀而合。如今料館媽祖廟改名為啓天宮，但依舊仍保有料館媽祖廟的名號，從前的信徒也由大部分的軍工匠轉換成一般的信眾，但信仰的主神依然是他們最敬愛的媽祖。

南部枋寮口之軍工料館，位於現今屏東縣枋寮鄉何處，至今仍也無確切的史料可以佐證，但從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修的

<sup>58</sup> 料館媽祖廟即是現今之啟天宮，住址為現今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53巷27號（廣州街與環河南路二段之交界處）。

<sup>59</sup> 魏淑貞編，《臺灣廟宇文化大系》（二）天上聖母，頁32；蘇省行，〈艋舺舊街名考源〉，《臺北文物》，2：1（臺北，1953.04），頁22。

《重修鳳山縣志》中記載：「……枋寮口因設置軍工料館，製造水師戰船木料，因此集結了眾多的軍工匠，所以形成一枋寮口街……」。<sup>60</sup>由此得知道枋寮軍工料館早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前就已經設置了。也因戰船廠需要許多的木材，因此造就了軍工匠人在此落地生根，並聚合而形成一聚落。

枋寮東邊是傀儡山，傀儡山內蘊藏豐富的林木，因此枋寮溪口即成爲鄰近山區採集造船木料的集散地。<sup>61</sup>軍工戰船廠也就在枋寮溪口處設置一軍工料館，方便在此採集木料。位於枋寮溪口處不遠的媽祖廟德興宮（圖5），爲枋寮最大的村廟，德興宮約興建於乾隆四十年（1755）。其四周正是當時的木材集散中心，但因時間久遠，木材工廠都已廢棄，又乏無史料，因此無法查證出當時台灣道所屬的軍工料館位置。但從德興宮的設置時間及地點即可看出，這是一個與軍工匠人密不可分的廟宇，而如今的德興宮之香火比起以前是更加的旺盛，也更具規模，可見其已成爲當地一個重要的信仰中心了。

清代台灣南北兩個軍工料館旁皆興建有媽祖廟，可見聚集在軍工料館的軍工匠人是以媽祖爲其信仰的神祇，如今軍工料館雖已裁廢，但媽祖廟的香火卻依然鼎盛，這也表示著媽祖的神威依然存在人們的心中。

<sup>60</sup>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32。

<sup>61</sup>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194。



圖 4 啟天宮料館媽祖廟，李其霖攝，攝於 2002 年 5 月 22 日。



圖 5 枋寮德興宮媽祖廟，李其霖攝，攝於 2002 年 5 月 14 日。

## 2 在軍工戰船廠處

從《鼎建臺澎軍工廠圖說》中，可清楚的看到軍工道廠內有興建一座天后宮，天后宮內供奉媽祖為主神，但那畢竟是由官方所建的廟宇，因此軍工匠在天后宮內的活動也會顯得較不自在。因此在軍工戰船廠旁由私人所建之兩座媽祖廟，即成爲軍工匠人的主要活動地點了。

軍工戰船廠旁有兩座媽祖廟，一間爲媽祖樓<sup>62</sup>（圖7），另一間是金安宮（圖8）。

媽祖樓興建於乾隆二十年（1755），並於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於原址重興修建。媽祖樓的位置正好位於軍工道廠入口處一百公尺外，媽祖樓雖然佔地不大，但卻與軍工匠有著良好的互動。這可從媽祖樓內所保存的〈重興修天后宮碑記〉（圖6）中可看出，其碑記最右側就記錄著軍工道廠捐大殿樑一枝<sup>63</sup>，以及軍工府廠捐頭殿樑一枝。由此捐贈的行爲可顯示出軍工道廠及軍工府廠與媽祖樓<sup>64</sup>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媽祖樓正殿供奉之媽祖，則是由湄州島攜帶至此供奉，至今已有兩百多年了。

---

<sup>62</sup> 天后廟一在水仔尾、在西郭外海邊礮米街、一在船廠。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261。

<sup>63</sup> 由軍工道廠所捐贈的媽祖樓大殿樑柱，因媽祖樓於2001年3月8日發生火災，所以大殿樑柱已在此次火災中被燒毀。（筆者在田野調查時，承蒙廟方人員告知，在此謹謝）。

<sup>64</sup> 天后宮現稱媽祖樓，位於臺南市忠孝街118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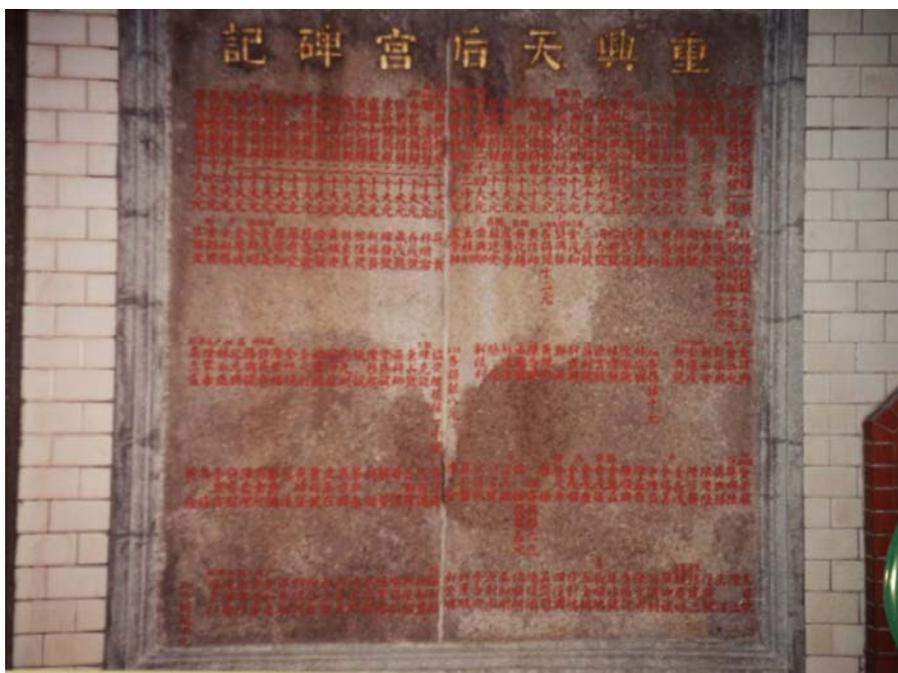


圖 6 重興修天后宮碑記，李其霖攝，攝於 2001 年 4 月 6 日。

距媽祖樓右側之不遠處也有一金安宮，也是以供奉媽祖為主神，金安宮於乾隆年間，由商人從福建攜至，並於嘉慶十四年（1809）由鄉里信徒及碼頭工人集資興建，現存嘉慶年間石爐一只。<sup>65</sup>金安宮的規模比媽祖樓大許多，但因重建多次，因此只留下嘉慶年間的石爐，其他如碑誌、匾額等並無留存記載，也因此即無法判別其與軍工匠是否有直接的關係。但從其位置上來看，只與軍工道廠距離不到二百公尺的情況之下，相信金安宮與軍工匠人有所互動應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在軍工戰船廠附近的軍工匠除了與這兩座媽祖廟有互

<sup>65</sup> 金安宮廟誌沿革。游醒民，〈臺南市古蹟調查與簡介〉，《臺南文化》，新七期（臺南，1979.06），頁 121。【按】：金安宮現址位於台南市西區信義街 108 巷 61 號。

動關係之外，軍工匠及軍工戰船廠亦與其他廟宇亦有良好的互動。如在《重建彌陀寺碑記》中即有大廠各經管捐銀十大元。<sup>66</sup>《普濟殿重興碑記》中亦有軍工大廠捐銀四大元，及其他匠首的捐銀，<sup>67</sup>由此可見，軍工匠除了供奉與他們職業相關的神祇之外，對於供奉釋迦牟尼佛的彌陀寺與供奉池府王爺的普濟殿亦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在軍工戰船廠中的軍工匠除了製造戰船之外，也必須要駕駛戰船巡防海疆，而媽祖又是海上的守護神，因此自然就成為軍工匠的信仰中心，因此在中國沿海一帶的水師戰船、商船或民船等，都會在其船艙內供奉媽祖，如早在明代，即有至琉球的貢船也都有媽祖神像的供奉，如嘉靖十三年封舟：「……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掩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安詔敕，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sup>68</sup>。而在《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中之各種戰船木料名目及其戰船設備上，也都有媽祖龕的設置，由此可見媽祖在軍工匠人及航海者的心中是有極重要的地位的。

<sup>66</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嘉慶十年立碑，頁183。

<sup>67</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嘉慶二十四年立碑，頁213-214。

<sup>68</sup> 陳侃，《使琉球錄》，收錄於《百部叢書》之十六，紀錄彙編第四（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10。



圖 7 媽祖樓，李其霖攝，攝於 2001 年 4 月 6 日。



圖 8 金安宮，李其霖攝，攝於 2001 年 4 月 6 日。

### 3 在軍工寮處

在內山砍木的軍工匠，因其職責是以伐木為主，所以他們的信仰也就與其他的軍工匠不同，台灣的軍工寮分佈於台灣的內山各地，由南至北都有設置，但因年代久遠，軍工伐木已不再進行，另外，軍工寮的設置是因伐木的需要而設，等到此地林木被砍伐殆盡後就會遷往他處設置，因此往往無法保留較完整的遺址，因此至今只能找到兩處與軍工匠有關的廟宇。

#### (1) 巧聖仙師廟

巧聖仙師廟位於東勢鎮，其是一座直接由軍工匠人所興建的廟宇，仙師廟旁亦保留相當完整的軍工寮聚落。此處本是一伐木地點，但卻演變為一大聚落，這與當地林木蘊藏豐富，採伐時間長，以及軍工匠人數眾多有很大的關係。也因聚落的產生，人民信仰的需要，所以在東勢鎮的中寧里匠寮巷旁就興建一座供奉魯班的仙師廟<sup>69</sup>（如圖 9），依據溫振華的研究<sup>70</sup>及《岸裡大社文書》中的記載，仙師廟的設置時間應於乾隆年間就有可能已經設立。仙師廟設置的原因，依據仙師廟沿革誌的敘述：

<sup>69</sup> 巧聖仙師廟興建於乾隆四十年(1775)。是東勢地區最早興建的廟宇，由廣東省大埔縣籍的軍工匠首劉啟東先生，率領工匠一百多人在現今地興建，而興建廟宇的因素則是因為當時在此處工作的軍工匠人常遭生番殺害，因此為了祈求軍工匠人在此地能平安順利，於是即立廟供奉魯班公來保佑，當時稱巧天宮。爾後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重建，後於九二一大地震中傾毀，居民遂再次募資整修並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二月入火安座落成。巧聖仙師廟的住址位於台中縣東勢鎮中寧里匠寮巷 48 號。

<sup>70</sup> 溫振華，〈清代東勢角先師廟的建立及其發展〉，《中縣開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 44-61。

先人多以伐木為生，於乾隆四十年間，遽集居本廟現址搭建工寮，避風遮雨，惟昔時山胞民智閉塞，有砍人首祭神陋風，先人深入山林謀生，憂惶不可終日，因此計議在工寮奉祀仙師令旗，燒香求安，果然神靈顯赫，皆能化險為夷，為感載先聖得、宏恩，迺在此址建廟奉祀。<sup>71</sup>

由此可見，仙師廟的興建是因軍工匠在此伐木而設置的，也因軍工匠的常駐於此，所以在這一帶就形成一伐木聚落，至今皆還保留有匠寮巷的命名。（如圖 10）

清代台灣軍工戰船廠於雍正三年（1725）設置後，乾隆初年就已有軍工匠於匠寮（下寮）處進行伐木製材的工作，可見在此處的軍工寮之設置極早。而早先進入此地的軍工匠人幾乎都是來自廣東省大埔縣的客家人，即從乾隆四十九年（1784）准墾至道光十三年（1833）仙師廟重建，其間約五十餘年，這是東勢角開墾最蓬勃的時期，其最主要原因是林爽文事件後，土牛界線的東移。<sup>72</sup>這使得聚集於此地的移墾人口越來越多，由乾隆時期的茅屋三十餘間，到道光年間所形成的小聚落，而在此居住的住民也由只有軍工匠人擴大到一般的平民，後期移入的住民即不是軍工匠而是以農耕為主的老百姓，他們的居住地點則是位於現今東安里一帶，亦即昔稱的「牛屎坪」。也因墾民的大量湧入，信徒日漸眾多，於是由貢生劉章職<sup>73</sup>、楊及仕、郭春榮等人的籌畫下，

<sup>71</sup> 台灣區東勢巧聖仙師開基祖師廟管理委員會編，〈仙師廟沿革誌〉。

<sup>72</sup> 溫振華，〈清代東勢角先師廟的建立及其發展〉，頁 53。

<sup>73</sup> 管業鏡口述，李其霖報導，2003 年 11 月 18 日採訪。據仙師廟主任委員管業鏡之口述，劉章職在當時當任「寮下撫墾處總理」，總管當地撫墾事務，而當時的撫墾總理辦公室即是現今仙師廟的座落地，但

於道光十三年（1833）重建了仙師廟，仙師廟也由一個軍工匠所供奉的廟宇，轉變成當地人民的信仰中心。

居住於匠寮巷的居民先祖，大多是清季時期的軍工匠後人，如居住於匠寮巷 10 號的邱國源，其先祖即是軍工匠，至今都還居住在此地，他們的先祖也是因為當時伐木的需要才移居於此，爾後，就在此地定居，匠寮巷也就是因軍工匠的集結而形成，而先師廟也就成了他們的信仰中心。<sup>74</sup>



圖 9 巧聖仙師廟，李其霖攝，攝於 2004 年 6 月 15 日。

因先師廟要擴建因此勢必要徵用當時的辦公場所來興建，也因劉章職的大力支持，所以才能夠改建完成仙師廟。重建完後撫墾總理辦公室即設在廟中，因此仙師廟亦稱「公館」，其左側一樣是軍工匠的居住地，右側是裁剪木料及存放木料的地方，廟前空地則是廟會活動的場所。（感謝管業鏡主任委員提供眾多寶貴的資料，在此謹謝其熱心的協助幫忙）。

<sup>74</sup> 邱國源口述，李其霖報導，2002 年 7 月 1 日採訪。



圖 10 東勢鎮中寧里匠寮巷，李其霖攝，攝於 2004 年 6 月 15 日。



圖 11 仙師廟重建時廟方為捐獻者所立之牌匾，李其霖攝，攝於 2002 年 7 月 1 日。

## (2) 福安宮

福安宮位於屏東縣車城鄉，<sup>75</sup>車城地區的開發極早，這可從福安宮建廟於清康熙元年（1662）中可得知，車城地區以前稱射寮，西臨台灣海峽，東臨傀儡山，福安宮後方海濱，古時稱「鐵錠港」，是一貨物的集散地區。當地的居民大部分來自泉州及晉江地區。當地因瘴癘之氣籠罩，因此居民謀議雕塑土地公神像來庇佑群黎，1662年搭建茅舍奉祀，至嘉慶年間，居民募資整修，易其名爲「福安廟」，民國四十年（1951）再度募資改建，並定廟名爲「福安宮」，民國六十九年（1980）再度改建，始成今日規模（圖12）。<sup>76</sup>

福安宮雖是由當地居民出資興建，但卻與軍工匠亦有密不可分之關係，這可從《嘉勇公福頌德碑》（圖13）中看出，此碑立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立碑之原由是因林爽文及莊大田事件。當時大學士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以及成都將軍鄂輝等人爲剿捕林爽文及莊大田來到瑯嶠，但當時官兵水土不服，死傷者眾，在焚香祭拜土地公之後，官兵所得之病日漸康復，爾後在土地公的庇佑之下，福康安等人順利將一千人等擒拿。爲了表彰土地公之神威，遂於「福安宮」立碑表彰。在碑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當時有許多當地的軍工匠首如陳元品、陳君謨等數人共同立此碑。從這可得知，當地的軍工匠與「福安宮」是有良好的互動關係的，這也顯示「福安宮」內所祀奉的土地公亦是軍工匠的守護神。

<sup>75</sup> 福安宮廟址：屏東縣車城鄉福安村福安路51號。

<sup>76</sup> 參見《車城福安宮沿革誌》（屏東：福安宮管理委員會，2001）。



圖 12 福安宮，李其霖攝，攝於 2005 年 6 月 22 日。



圖 13 嘉勇公福頌德碑，李其霖攝，攝於 2005 年 6 月 22 日。

## 五、結論

台灣的道教廟宇到處林立，但供奉者有些尚不知他們為何供奉此神明，先民會立廟供奉一定是事出有因的。清季因製造戰船所組成的軍工匠，因他們的職司各有不同，有些在內山工作，有些在濱海旁工作，因此也就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雖然他們信仰的神祇不同，但其最終目的都是祈求工作順利、平安，也因有這些廟宇的設置，才能更凝聚他們的向心力，並讓他們的心靈有一個可以寄託的地方。

軍工匠也與一般社會大眾一樣有屬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在中國社會每個行業都有其祭祀的宗師，也就是他們行業的守護神，軍工匠這個行業當然也不能例外。行業神明的祭祀，一方面是崇拜他們的開創者，另一方面是要讓他們的工作能更加順遂，讓他們的心靈能得到慰藉。軍工匠的工作是與船務以及木工方面有關，而船又與海密不可分，所以軍工匠就與一般的航海人相同，以媽祖及水仙王來當他們的守護神。而採伐木料匠因與木工方面有關，所以即以魯班為其信奉神祇。但軍工匠除了祀奉與他們相關的神明之外，對於其他廟宇，軍工戰船廠或者是軍工匠也都會熱心的參與和資助。

軍工匠的信仰所保留下來的廟宇，至今仍依稀可見，料館媽祖廟、媽祖樓及巧聖仙師廟，都還保留了些許的軍工匠色彩，雖然這些廟宇不一定是由軍工匠直接建造，但從他們積極的參與各項廟務活動來看，這些廟宇顯然是軍工匠另一個重要的活動場所，並是他們心靈寄託的最好場所。清代在台灣의 林木砍伐遍及

台灣內山各地，但這些分佈的區域有多廣，實難完整調查呈現，<sup>77</sup>因此想要了解軍工匠的全部信仰神祇，則有實際的困難，但在這方面還是有繼續研究的空間，只要能再多花一些時間，將全省大大小小的廟宇資料重新建立，相信可以更進一步的了解整個軍工匠的信仰狀況。

【責任編輯：陳依婷】

---

<sup>77</sup> 有關林木砍伐地點的探討可參閱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頁 319-356、〈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 1683~18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臺北，1995.03），頁 123-158；李其霖撰，《清代台灣之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頁 124-128。

## 徵引書目

### (一) 專書

(周)左丘明，(晉)杜預注，《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4冊。

(周)墨翟，《墨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48冊。

(周)孟子、(漢)趙岐注，《孟子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5冊。

(秦)呂不韋修、(漢)高誘注，《呂氏春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48冊。

(漢)鄭玄，《禮記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5、116冊。

(明)午榮、章嚴，《新鐫工師雕斲正式魯班木經匠家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本第879冊。

(明)陳侃，《使琉球錄》，收錄於《百部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清)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清)托津，《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

(清)吳子光，《臺灣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清)姚瑩，《中復堂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清) 陳文達,《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清) 崑崗,《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 郁永河,《裨海紀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 (清)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 周凱,《廈門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4。
- (清)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 (清)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 43 年(1778)臺灣知府蔣元樞進呈紙本彩繪。
- 石萬壽,《台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2000。
- 李喬,《中國行業神》上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6。
- 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 林衡道,《臺灣歷史民俗》,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01。
- 周宗賢,《臺閩地區古蹟價值之研究》,臺北:內政部,1998。
- 姚誠,《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9。
- 陳嘉平、張聰慧、方文圖編著,《廈門地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5。
-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
- 張莼,《清代臺灣民變史研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 增田福太郎,《台灣の宗教》,臺北:南天出版社,1996。
- 蔡相輝,《台灣的王爺與媽祖》,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
- 鍾華操,《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天妃顯聖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淡新檔案》（行政篇：建設類），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 （二）期刊、論文

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李其霖，《清代台灣之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石萬壽，〈明清以前媽祖信仰的演變〉，《臺灣文獻》，40：2（臺北，1989.06），頁 1-22。

徐恭生，〈明清冊封琉球使臣與媽祖信仰的傳播〉，收錄於《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1997），頁 31-44。

陳國棟，〈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 1683~18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臺北，1995.03），頁 123-158。

陳國棟，〈談齊鯤、費錫章《續琉球國志略》的寫本與擺印本〉，「第十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5年12月。

游醒民，〈臺南市古蹟調查與簡介〉，《臺南文化》，新七期（臺南，1979.06），頁106-126。

溫振華，〈清代東勢角先師廟的建立及其發展〉，《中縣開拓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44-61。

蔡相輝，〈近百年來媽祖研究概況〉，《臺北文獻》，直字第152期（臺北，2005.06），頁171-206。

蘇省行，〈艋舺舊街名考源〉，《臺北文物》，2：1（臺北，1953.04），頁18-27。

# Qing Dynasty Naval Shipyard Worker's Beliefs in Taiwan

Chi-lin Lee

Every industry has had its own god that people believe in since time immemorial. Each of the gods is so-called “professional god”. People worship these professional gods on account of they hope that the gods will bless them safe and smoothly when they are working. In addition, they can commit themselves to God and feel tranquil for soul.

“Naval shipyard worker” is a special kind of job during Qing Dynasty. The shipyard workers do not only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or the private organization. They consisted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The shipyard workers have their own professional god the same as other industries. Besides, these professional gods are related to their jobs. The naval shipyard workers in this paper are thos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warship of the navy and the wood materials. We discuss the shipyard workers’ beliefs in Taiwan and Fujian because the shipyard workers in these two provinc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moreover, the beliefs of the shipyard workers in Taiwan is the most diversified one. Up to now, Taiwanese have preserved the temples related to naval shipyard workers. Accordingly, we gave a summary description on the professional gods of the shipyard workers and the buildings of these temples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Keywords :** naval shipyard worker, the hut of the shipyard workers, supply depot, warship factory, Lu Ban, Matsu, the Narcissus King

